

巴蜀梨园掌故

蒋维明 唐剑青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神秘戏楼，魅力无穷。本书反映了上个世纪川戏班跑码头、出堂会、登舞台、亮技

艺，以及祭祀酬神、『财神发笔』、『撒红钱』、『打游台』等民俗活动。展现了

各行当艺人勤学苦练、艺惊四座的史实。更有追星盛况，名角逸事，文人题咏，戏

史脉络，通过生动文笔，娓娓道来……



「蜀梨园掌故」



蒋维明 唐剑青 著

BASHU LIYUAN ZHANGGU

神秘戏楼，魅力无穷。本书反映了上个世纪川戏班跑码头、出堂会、登舞台、亮技艺，以及祭祀酬神、『财神发笔』、『搬红钱』、『打游台』等民俗活动。展现了各行当艺人勤学苦练、艺惊四座的史实。更有追星盛况，名角逸事，文人题咏，戏史脉络，通过生动文笔，娓娓道来……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蜀梨园掌故 / 蒋维明, 唐剑青著. — 成都 :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464-0771-5

I. ①巴… II. ①蒋… ②唐… III. ①川剧—掌故
IV. ①J825.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4392号

巴蜀梨园掌故

BASHU LIYUAN ZHANGGU

蒋维明 唐剑青 著

出品人 段后雷 罗 晓
责任编辑 陈德玉
责任校对 谢霏霏
装帧设计 原创动力平面设计工作室
封面设计 严春艳
责任印制 干燕飞

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619530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8mm×23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4-0771-5

定 价 38.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84251592

前言

巴 / 蜀 / 梨 / 园 / 掌 / 故

1994年春，笔者应川剧老艺人唐剑青之约，至其岳府街住宅品茗，闲话梨园往事。

唐剑青先生出身梨园世家，祖父唐光斗是“三庆会”鼓师，母亲张月婵是川剧首批女旦之一。唐先生幼而学，壮而行，工文武小生，毕生奉献艺术事业。他的记性好，悟性高，忆事怀人，娓娓动听。几年间通过访谈，我们合作了十多万字的记述材料。这便是编入《巴蜀梨园掌故》中的《锦绣梨园》及《我耳闻目睹的“三庆会”》。2001年唐先生去世，距今已十余年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了200多篇有关戏曲的文字，其中一部分选入本书之《戏楼上下》及《记忆·探索》两个栏目中。今书稿编成，以此回报川剧并就正于高明。

蒋维明

2012. 4. 2



目录



第一部分 锦绣梨园

- | | |
|------------------|-------------------|
| 002 财神发笔 | 047 萧克琴爱鸟 |
| 004 发红包·撒红钱 | 049 “自治致志” |
| 006 娃娃生打广告 | 051 《长生殿》显牛女星 |
| 008 打游台 | 053 济公之裸 |
| 010 送腰台 | 055 济公收癆虫 |
| 012 大摆“灯扎” | 057 灵官掉鞭 |
| 015 《双旗门》的“倒梭”特技 | 060 关羽穿戴三变化 |
| 017 川戏班的“七行半人” | 061 儒将雅兴 |
| 019 “太子会” | 062 “堆神龛” |
| 021 “老郎”迁往何处去了？ | 063 “烟熏”与“破相” |
| 024 《玉祖寿》贺老寿星 | 064 从“汉腔”说到《步月杀熊》 |
| 027 “真刀出彩”的卯窝 | 066 关公打广告 |
| 029 《盗冠袍》的绝招 | 067 川戏中的诸葛夫人 |
| 031 封箱戏 | 069 “盖三省”刀上腾龙 |
| 032 罗斗山死得其时 | 070 带刺的《盘宫》 |
| 034 血 翎 | 073 庞统的过失 |
| 036 周哥“出拐” | 075 打杂师带彩 |
| 038 “班牌”鸣冤 | 077 赵公明“贴金” |
| 040 唱腔里的曲牌名 | 078 “落宝金钱” |
| 043 谢国祥的吐牙变脸 | 079 川剧的魁星 |
| 045 “打坐龙”一例 | 081 郝墨庄绘脸谱条幅 |

第二部分 戏楼上下

- | | |
|-------------------|---------------|
| 085 会馆与戏楼 | 141 “生角泰斗”张德成 |
| 089 魏长生倡修老郎庙 | 143 三代川剧名丑 |
| 092 翰林班 | 145 “吴派花脸”金震雷 |
| 094 川戏惊动嘉庆帝 | 147 “笃守艺术法度” |
| 096 川剧《征九垓》中的历史人物 | 149 早期的工人“玩友” |
| 098 为艺伶丢官的李榕 | 151 单刀映豪情 |
| 100 泥塑戏文 | 154 钟馗送妹 |
| 101 纱灯引路状元回 | 157 震破了胆 |
| 105 神殿塑形 科班传艺 | 159 彭海清饰肖方 |
| 109 晚清戏迷丁举人 | 161 吴虞吟诗追星 |
| 112 赵熙写《情探》前后 | 164 吴虞与陈碧秀 |
| 116 戏 圣 | 167 光前裕后桐凤鸣 |
| 120 晚清文学改良与“黄本” | 170 于细微处见功力 |
| 122 晚清戏班之分股 | 172 艺多不压身 |
| 123 晚清之“地羊子” | 175 雉尾传情 |
| 126 “悦来”票价及捐税 | 177 拉拉队与“盖印章” |
| 128 大波中的一朵浪花 | 179 三诗人咏黄佩莲 |
| 131 艺童血洒辛亥秋 | 182 惊心动魄一瞬间 |
| 133 辛亥追星盛况 | 184 张恨水赞《帝王珠》 |
| 136 丝弦大王 | 186 挑战癌症的艺伶 |
| 139 《祭岳》的念诗 | 188 孙尚香与小乔 |



目录

巴 / 蜀 / 梨 / 园 / 掌 / 故

- | | |
|-------------|----------------|
| 191 自古骚坛半蜀姬 | 208 飞刀花鼓 |
| 193 长联佳话 | 210 四川“善书” |
| 196 贾树三 | 212 暴力追星酿悲剧 |
| 198 “协记”茶园 | 214 从“滚灯”到“顶砚” |
| 201 清音妙曲 | 216 荒诞戏《五子告母》 |
| 204 祈求与警告 | 218 搭 桥 |
| 206 “满台水怪” | 220 真武宫改剧场 |

第三部分 记忆·探索

- | | |
|-----------------|--------------------|
| 223 我耳闻目睹的“三庆会” | 269 从“小玩友”到大名旦 |
| 250 悦来茶园兴建前后 | 278 川剧促进了民族和睦和文化交流 |
| 259 川剧“变脸”的历史真相 | 291 说部艺影 |

313 后 记



第一部分

锦绣梨园

蒋维明 唐剑青/文



本书作者唐剑青（左）、蒋维明（右）1996年初在锦江剧场茶园叙谈梨园往事

财神发笔

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川戏班子，在新春过年之际保存了不少饶富趣味的民俗活动，“财神发笔”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

戏班在每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七日“扎班”，把衣箱封了，放假回家过年。大年初一早晨开箱，准备演早场。

初一早上九时左右，管理衣箱的“四扎头”在剧场化妆室（或万年台的后台）把衣箱打开，准备三支大号毛笔，三个调色杯，杯中兑好红、白、黑三种颜色的油彩。笔和杯都用红纸包好。

戏班各行当人员纷纷到来，众星捧月般将当家花脸围住。花脸又称“净角”，这个行当供奉的祖师爷是财神菩萨赵公明，所以新年伊始，用以化妆的笔，由财神来“发”，取好兆头——发财。（此处之“发”，指新毛笔用水泡发之意。）

当家花脸穿好靴子和彩裤，取过封好的笔和杯，当众启封，把红纸扯去。新笔有拇指粗，毛是散的；三支笔分别往杯内调上油彩，口中念道：

“笔发白，一年四季百事顺遂！”

“笔发红，一年四季红到底！”

“笔发青，一年四季清吉平安！”

花脸每念一句，周围的演职员都大声齐呼：“大家发财！”人人兴高采烈，欢呼跳跃，憧憬着新的一年，戏班子事业兴旺、吉祥如意。

这时候，四扎头早已将三张大红纸齐整地贴在墙壁上（或贴在展开绷紧的彩旗上）。当家花脸伸出右手，手指的缝隙夹着三支笔，高高举起，向戏班的生、旦、净、末、丑以及场面打击乐、得胜会七个行当和管箱的半行人说道：“‘七行半’各位老少先生，请看发笔！”只见当家花脸右手夹着三支蘸上三色的毛笔迅速地先向下一弯，再反手一甩，三种油彩平行地洒在红纸上。他便稳步走开，去化妆处开他的“财神脸谱”去了。

“七行半”人兴致勃勃地拥向红纸那边，去看今年的“财喜”，看三种颜色的走向、浓淡、气势，主要是看红色油彩的走势中间断不断。

如果红彩中间有间断，见多识广的老艺人便来打圆场，作解释：“六月天气嘞，这间断的地方预兆着要歇台几天，没关系。”这样一说，便把人们的疑惑和忧虑轻轻拂去了。

由于挣扎在生活底层，闯荡江湖的艺人们新年企盼好兆头，“财神发笔”便在戏班中代代流传，为中国的艺术史和民俗文化保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红包·撒红钱

20世纪30年代以前，川戏班子在过年时的另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是“发红包，撒红钱”。

大年初一演早台戏，大约在九点钟之后，观众便陆续进入剧场。舞台上，弓马桌子与两边的竹椅都搭上“红披”，点上蜡烛。台上台下喜气洋洋。

乐队吹打声中，老板、管事、全团演职员秩序井然地登台。老板坐在靠下场门那边的竹椅上，在舞台的左边（左为大）；管事坐在上场门那边，即舞台的右边；弓马桌上置放一只盘子，盘内放有红包，戏班有多少人，即有多少红包。

戏班里的“七行半人”依次向老板、管事和观众拱手拜年，然后各取一个红包下场。红包内，包的钱数量不等，如果其中最多的是12元的话，其次就是8元、4元，普通的只有两元。运气好的，取到12元，被尊为“状元”，其次为“榜眼”、“探花”，全凭手气。

“发红包”之后，便是向观众“撒红钱”了。于是，在正戏开锣之前，便有片段的应景戏《开黄窖》（大戏《引凤楼》之片段）演出。

锣鼓声中，文财神由下场门走上台来，武财神则从上场门出来。文财神是比干，正生扮，右手拿朝笏（又称“手板”），左手端盘，盘内盛有40枚染红了的品相好的铜钱。武财神是赵公明，净角扮，左手端盘，亦盛有40枚红钱，右手拿钢鞭。

两位财神来在台中，便向观众席撒红钱，观众中运气好的，便拾得红钱，取到吉利。这一举动，在戏班与观众间，不知不觉搭起了相互沟通的心桥，相互间联系得更紧密了。

不过，颇具幽默意味的是，财神也有私心杂念，每次撒红钱，总要克扣几枚铜子，挟带下场，送给至亲好友。这，或许也是不伤大雅的“人之常情”吧。



娃娃生打广告

戏班子小生行里有“娃娃生”，系入班学戏的少年儿童，如六龄童、七龄童之类，直至十四五岁的艺员。除扮演戏中的娃娃生（如《安安送米》的安安、《洪江渡》的江流娃等）之外，在旧时走乡串镇的流动演出中，“娃娃生”还有一个特别的打广告的任务。

在四川农村，每隔二三十里就有一个场镇。“杀田坎”的乡班子，在每个场镇演上十天半月，便要“跑码头”，扎进新的“台口”。从甲镇迁往乙镇叫“撵台口”，引前站的便是“娃娃生”。

如果乙镇是逢三、六、九赶场，那么戏班必在场期的头一天（二、五、八）派出三个小娃，由甲镇赶往乙镇，去“扯旗放炮”。当时没有公路、汽车，只能靠脚走。

三个小娃中，有两个背上背着“棒槌包袱”，另一个则是学场面（打击乐）的，手里拿着小锣。步行二三十里来到乙镇，寻到场口文昌宫内的“万年台”戏楼，两个娃娃打开包袱，取出“玉儿巾”戴在头上，又将红褶子（戏衣）穿好，另一个便敲响小锣，把好奇的人们吸引到戏台下方的青石板院坝里来。

人越聚越多，抽着叶子烟的老人们必兴致勃勃地对后生们说：“明天赶场有戏看！”

“啊，小娃来打肉广告了！”姑娘、媳妇脸上笑开了花。“小娃？可以当上门女婿了。嘻嘻。”有人在调笑。

“给你家姐儿妹子招去呀。”小媳妇也不示弱。

锣声镇住鼎沸的人声，由紧到慢有节奏地敲着。于是娃娃生用稚嫩的娃娃腔唱起川戏《红衲袄》曲牌。唱词是：

小小鱼儿未成龙，
每日困卧沙滩中，
有朝一日风云动，
起步腾云上九重。

几句唱词，对未来充满憧憬，激起听众的共鸣。正引人入胜之际，便戛然而止；他们三人收起“行头”，抱拳为礼，二话不说，走下戏台匆匆赶回甲镇去——肚皮饿了，得回去舀大锅饭。

然而，一石激起浪花，肉广告一打，乡民们奔回山村，四处传扬：“明天赶场看戏去！”有的还到老远的山沟里接来外公外婆、老爷老表，“明天好好过一盘戏瘾！”



打游台

在旧时代，水利设施不足，抗灾能力弱，每到春二三月，农作物急需用水时，经常出现旱灾，人们希望普降甘霖。于是民众开展各种求神祈雨的活动。

戏班也忙碌起来，要配合“全民”活动。戏班求雨，兼有祈神和娱乐两种功能，乡土色彩很浓厚。在农村乡镇要演《搬东窗》之一折《捉旱魃》，由正旦或老旦扮演旱魃女神，被押着串街走巷。城市的情况不同，鉴于交通秩序等原因，只在剧场内于开戏之前扮演《打游台》。

《打游台》的主角不是正旦，而是戏班里德高望重的老生，或者由演配角的老生担任，头戴花二生巾，拴飘带，挂麻三（花白胡须），身上内穿黄褶子，外套“斗披”，穿氍子，手拿文帚子。在鼓乐吹打声中出场，坐上舞台正中的高台——弓马桌上搭椅子而成。

锣鼓用“清水锣鼓”，富有祭祀礼乐的特点。除乐队、管箱的以外，戏班全体在“头旗”的带领下，挨着次序出台，在队列中行进，队列按舞台调度，或走“龙摆尾”，或走“编笆笆”，走出不断变化的队形，所有演员都要参加《打游台》，都穿“小零件”服装（不按正规要求全身

披挂，手执旗杆和幡。)当时有句俗语称：戏班“打游台”，连猫狗都要牵出来。

“打游台”是为了求雨祈福，精明的观众也抓紧时间出来“叨光”，他们把自己的幼儿连着一个包着8~20元钱的红包，一齐抱至台口边，将幼儿与红包交给游走的演员，演员抱着小孩游走两圈，据说可以消灾。游走完了，小孩奉还给家长，红包留下。台上台下，皆大欢喜。

游走完毕，头旗“挖开列队”。

老先生在高台上画龙点睛地说道：“今天《搬东窗》为了求雨……”接着念五言四句：“旭日正当红，久旱甘霖终，扮演《东窗》戏，如来降天鹏。”

“远远观见，雷音寺山门已开，我佛来也。”演员们从两边分下，正戏接着便开始了。





送腰台

两百多年前，四川罗江名士李调元应邀带领他家的戏班去中江他妹妹曹大姑的乡场参加酬神求雨活动，演出中会首送来“腰台”，供戏班“打尖”——有别于宴会酒席的小食（事见李调元著《童山诗集》）。诗中有“赢得猪蹄兄妹共”的句子，推知“腰台”礼物中有猪的蹄髈等物。

这种习俗延续了两百年。唐剑青于1946年春被邀请到成都以西温江县游家渡参加演出坝坝戏。由会首点戏，点啥唱啥，行话叫“吃点张子”。

那天上午早台点的是《红梅阁》全本，唐剑青主演戏中男主角裴禹。戏演到《摘红梅》完，小会首招呼戏班的打杂师去传话：“今天清明会，万民同乐。给唐小生挂红，奖励两百道红（即挂红绸两匹），外加送腰台。”

打杂师一面传话，一面从后台的衣箱中拿出两匹红绸来，挂在台口边，同时将一饼千子火炮点燃，增加喜庆气氛。

戏班“挂红”后，由会首折合成钱，交付与管事的；两匹红绸折合的钱之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今的50元。